

• 查顯庸詩集 •



將這本詩集——「上元月」，
敬獻給曾經識或陌生，極器
重而愛護我的朋友。

並虔敬替你們祝福！

查 巖 琳

三十年

上元月

•查顯孫詩集•

(本書封面及排版裝訂皆作者設計)



中華民國三十年出版

每冊定價參圓伍角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輔仁文苑社刊行

上元月
巒香書畫集之一
• 查顯琳詩集 •



自 嘲

由人間向爰遠上帝忒求智慧的解脫是本色
探尋生命隱語由不宣緘默中又意識到蕭索
抱顆饑饉之心緘默蒼喉謳歌那遙遠處風沙
耽盼着魑魅魍魎大千應否涉獵是歸宿是家



目次

生什之拾(代序)

廊下一章

商籟

遁禪

雨的音符

琵琶

可是我

秋花獻

輔仁的大樓

三疊令

八行

呈珠黃人

從秋到冬

北海的叮嚀

心吟

落桃花

807351

塞外春的擷取

擲一

虛榮的結晶

話城

四行兩味

夜語

商籟

碎夢

核桃一成

相羊

與老樹語

青青

手絹

十剎海的歸客

虔寄我的情人

上元月（讚歌。主題。題記）

生什之拾

代 序

是獵者之歌呵

長夜裏默對

深谷中柴火

一隻甲虫、一片落葉、一陣風

都使我心悸而惶恐

自徙居於想像荒島

靈魂與軀殼

已成為兩個獨立的

且把蒼老記憶

消失在綺麗欣歡裏



查顯琳詩集

• 1 •

我自己對我自己
已失去「愛」「憎」均衡
惟願聆樂園中鳳嘒
更願露宿銀月下
看流星飛逝
聽深夜闕靜後
潺潺流泉……

廊下弋章

屋椽朱飾消溶在夜色裏
是誰又慢步她的修阻長途
小扇上還染有一片清涼
明燈潤澤的雲海
不見比翼雙雀飛過

而又以驚異的眼
恍然瞥見天左邊
怒冲霄漢騰躍的銀蛇
(今夜不會有雨！)
且緘默默南望爲蒼雲
浮過來的山影

肅然敬吟起古人句
緊緊閉上、世俗雙唇

這時光不用担心會有
騎駿馬驕健、鬍鬚滿腮
仗俠義之風夜客
他是慷慨悲壯士
本性豪直、並不
一意憧憬杏花村
他自帶一罈存貯十年潔酒
由遠方來找我、恐辜負今夜
遂對飲醉如泥漿
拍案歌嘯長虹句
去聽、聽三十里外滾滾輕雷

籐椅上、開襟當風
品題榕樹上將墜紅毛花
如胭脂霧
于是屋後、有隻布穀偷偷
微歎一聲遠引榆林

想想確實有意、愴然欲泣
遏不住可憐小昆蟲啞嘶聲
起自東牆、白石井欄旁草莽
急把一隻殘散孤舟
吃力剗回遙遠記憶深港

想榴花似火、金子蒲公英

杜鵑花上點點泣紅
孩子爲尋踪一隻大木蝶
跌向如錦草坪
想淺芙蓉怎麼陪伴鷺鷥
花白鬍子老翁或梳辮稚童
隨咩咩山羊羣向落日那方走

又悵然的望銀青色粉牆如帶
我是水中游魚
忽然一變似曇花
翕張凋落皆是瞬息事
可憐綠岑苔
無知空長、看大千裏萬個悲哀

準無傳信夜鴿飛來了
不用拉百石硬弓
候鴻鵠將至
隔林沙門曉咽聲
替春夢裏萬萬人懺悔

何苦翻開無字典藉
察尋原始人的淳良
想河邊歎息者
誰正搖頭沉思、獨自傷心

豈真要拾一貝殼幸福嗎
莫非自己是誰憐中人
感謝掃落花的窮漢

把東風屍體
葬入漫漫長河

清算算一筆流水賬
某年某月某日某人
在同一關連明月下
有賜過一捧、醉人紅櫻桃

我願意從今夜便起始漂泊
隨身帶着個小噴吶
在永恒斷木橋邊
淘氣的、吹起世外憂煩

孔雀媼妬比她美的

乃怒開翼屏
烏鴉唱討厭晦氣的歌
園後轆轤像隻破鈴鐺
自然會訕笑、地球是戲場
人到底是怎樣結晶
看夜風延長了樹影

也張開易水蒼喉
讓素白馬車中人送到墳墓去
計算一下新翠日子
會有多少次
撒散過罪惡音韻

我是誰的辯護士

自縛上為愛情決鬥、心上傷口
多情人早忘却千里外伶仃人
甜言遠隔重山

不用癡狂吧
伸手摘下天邊星星
黎明銀帆不會來得太早
乃有人持柄宮扇
踏跟隨竹葉諧聲
從深長幽閣廊下
黃舊籐椅上站起
飄渺的、轉入青燈搖照書齋

商 籟

(英吉利式)

象駱駝負重踏上崎嶇程途
含淚兩眼凝視着夜雲遠極
枯草對春風並不懊悔訴苦
天上孤星和心情一樣靜謐

澄澈天幕下她在沉默冥想
生命裏受摧折的斑舊悲歌
幾時頹唐靈魂生長上翅膀
讓客裔人們惋惜凋謝花朵

偶見月下瘦影加重了隱憂

查顯琳詩集

暫把一切交付予淒涼絃索
悄靜聽西風讚揚寥落清秋
哀蒼喉喚不回來芳草顏色

櫻脣邊飄起一縷抖顫歌聲
瘦弱的手撥出了人間冷夢

遁 禪

雙掩着空門的
破紙窗下
曾逝過多少
多少、多少淒涼寒歲
老衲破履聲
已隨鐵拐向四方雲遊
冷月在峭壁間一抖
抖下萬年前的影子
松叢、破瓦、碎石間
明月是洪荒前的遺憐

山前、山後、山左

山石、也偶一時
飄起五月零韻樵歌
陰暗石砌下
剝落朱牆縫裏
也許會閃出六月螢火
秋天雨絲、必織成愁的網子
籠罩住僧寺

蒼苔下的足印
又被長草漫住了
這一片、濃鬱空心古樹下
有遁出紅塵禪心
在隱約鷄鳴時
仰望綠葉篩下了流雲……

雨的音符

雨絲裏、紆緩的呻吟
况簷滴似能敲碎心的石徑
因而隔壁少女歌聲
也變成哀悼淒涼調了

爲什麼我怕雨呢
我同誰去歎訴
明月裏已丟失的陳憶
乃曳着鉛重脚步
悵立窗前如無主幽靈

聽短牆外白楊

隨苦雨以俱鳴
讓嘲笑臉子在腦中泛現
遠人已記不起
北地丹楓明日將似血紅

琵琶

爬山虎被夕陽改變了顏色
一顆大星起始在雲海中浮蕩
我遂爲妳擁抱於懷中
身上被暗泣滴上清淚
被輕吻留下了口紅

妳的心、就是我淒涼絃索
牠在顫、在抖
在想着落日光下
打開一扇木窗時候
鴈們也排成
妳想的那個「人」字

留下似妳歌喉般、傷心調子

喂、聽、來聽

青春衰潮澎湃了

她的心、我的絃

同聲而碎折……

可是我

(爲紀念她，寫「毋忘我草」三年不成，已錄五千餘句皆焚之，成此爲代)

可是我怎樣向妳剖示呢
妳說南國風光
勝過怡人音樂
但命運移置妳在這裏
夜夜、每個孤獨夜的夜星
在妳眼內全往下流垂
一滴、兩滴、三滴

我忘不掉我那時
竟會被迷於妳的顏色
乃以尙屬孩子年齡

和世界上的女人發生

第一次相處的愛

切盼的、窗外一個個朦朧黃昏

我皆等妳的輪廓、在暗中閃爍

於是栢油道成爲我們生命冊籍了

直待明月灑灑河邊

有倆個癡立或倚坐的影子出現

誰料想到三個月後

妳便飄離北地

恕我還有一點真摯的心

我愁悵、我有遺失靈魂的孤獨

怕見人靜後天邊水銀球體

妳會笑我傻嗎
妳的美直如千斤閘
窒息住我的呼吸
其實這原沒有什麼
只怪我的情深
四年後若無其事
得知件極平常消息
妳已是一個三歲的
孩子的母親了

某一天、我邂逅妳如夢寐
妳說以前一切早忘却
但約訂我們相逢時
便互作相逢的慰藉

妳且作隻長遠鮮艷的鳥吧

如今、妳又飛回來了
江南的清秀在妳想起時
遂以清脆音喉說出
我更喜聆婉轉回音
是的、南國明媚多雨
北鄙燥烈多沙
但兩地明月是清一色
從那時我就會有感于
天然變幻、告訴妳呵

今天瞧見妳、我忽發覺
青春將快由妳眉梢溜跑

(雖然藍色小披肩，還誘得人發狂。)

可是我怎樣向你剖示呢

請你珍重僅餘的

短短倚麗婦人時光……

秋 花 獻

「月出皎兮」有人吟
「願得月色以爲清波
沉溺其中而遺忘自我」

我不問那是情感激湧
抑或心靈呓語
俯拾起一片桐葉
權當我的引夢草
乃得知、百葉窗外遺下的
黃昏正爲我留個影子

玉磬一聲響、猛憶起南朝金粉

但一切都已由白駒攔去
雙眸矜憐看着
九月驅走了綠色
一朵黃花
遂傲岸的高倔牆頭……

輔仁的大樓

追跡落日

嫣紅霞靄的是

幾隻墨濃老鴉

看這禽類輪飛

蕩意而安閑

向那排禿林木上面

誰不戀惜你佇足的

發光翠瓦

於是傲然一嘯

又飄到憧憬旅程中

灰磚牆、垂直成一線

襯以土色雕花木窗格
只神往輝煌綠頂
是堡壘、是宮城
多少年青人脚步
被這裏歲月吞吐
化作一縷奇美輕烟

昏黃中瞻仰
一如來自千里外
耶路撒冷信徒
膜拜這聖地樂園
遂在一瞥之下
又看到巍入雲中
洗清世人哀痛

永祝着樓中人幸福的
有金光碧色十字架

難道因左右兩旁小礪樓
春草色琉璃瓦縫中的衰黃草
北風裏展搖
引起你十一月寒顫
且看樓外的鐵欄
鐵欄上蹲坐的小白石獅
成隊的迎着活潑青年人來
又送他們如碎紙塊
到異國他鄉……

輔仁的春天夏天秋天冬天

那怕雨霧霜露白雪裏
永遠括有四年雷同新鮮
踏白石階入險子一年只有一個新樣
這裏沒有充分表現出逝去流光

輔仁樓中、有大學生的喜
向信欄裏發尋愛人的贈寄
有刻刻不放鬆光陰者
挾着大堆的書、永遠低頭
往那竹葉蕭蕭、小門中走
(誰全知道,走過那個小門,便到圖書館。)
更有小豹子青年
高呼一個欣歡

輔仁的大樓
爲明月灑下水銀
北風刀尖下
衝破遠方梆子聲的工友
搓着手、看口中白熱氣
關上兩扇
釘有銅釘斑駁朱門
記憶裏間或有
一個黑衣神父
攜帶有聖經中天主慈愛
微笑的閃入
堂皇樓門邊……

三 疊 令

我讚美天上風箏
廣空裏任情大吼
無涯的高于物衆
我讚美天上風箏

飛上一點像火紅
任狂颼吹我也受
我讚美天上風箏
廣空裏任情大吼

入 行

秋末西風輕輕吹起微微綉紋的河旁橋兩岸
水上寂寞的藍天映着碧水碧水映着天古藍
幽幽的黃昏被殘餘下日光帶走神祕月高懸
古老邊城下一聲兩聲蟋蟀哀鳴怨訴這秋天

是幾對宿鳥踏月歸去飄飛在皎潔之色長空
風過處楓葉擺搖在靜謐謐宇宙渺茫葉影紅
聽不見輕露脚步獨自徘徊在褪了色的邊城
不是夜之呼哨聲是枯林內傳來的瑟瑟西風

呈珠黃人

(悲哀一個不相識樓頭女子，總向我誇耀自己非一天，有感作。)

踱過樓下向上張望的
而妳、已憑立于窗前
兩粒寂寞感傷的眼球
陪夕陽迴光返照

莫深誇屬於自身的驕傲
再去明鏡前細心畫眉好了
滿頭綉紋是青春刀印
誰都體諒妳的泣哭
看妳流淚顆顆如金花
殘剩的香粉

再也敷不回失去的華華

每當蝙蝠起舞時光
我奏起飄泊人旅步
路過妳居住高樓下
那怕有雨、妳總會如幽靈
幢幢出現、或輕飄的
擲給我一棒溫柔的笑
我是多麼喟歎着
屬於另一個時代的遲暮美人呵

如今、我用冷淡表情
暗寄一句話給妳
並且、愧我的忻歡早已逝去

當三年前我還有稚子之心時

勸妳把遐思不妨存起
陌生人不願稟受妳的愛戀
從此後、我路過妳門前
絕不會因妳棄下朶花而延留
更好是妳憔悴面寵
在我鞋底和水門汀遠處一合奏
千萬別再出現巍然樓頭

從秋到冬

記憶中人一夜髮白
霧在南樓升起如煙
歲月不居呵
讓愛流入你的心
黃葉說出
第一次悲悽

多少猖狂的霜落
在城堞人家
玻璃窗外季候隔絕了
道途遙遠麼
呀呀的獨輪水車

蹣跚的自道旁
攜來晶明冰箸

山喜雀從今天
便一去永不歸了
有人自西山來
捧回冬意的黃昏
客人喫茶吧
趁天短夜長
遠處浮起三更的梆子
敲打起每個人心上
飛去的荒涼

白雲無心只剩星子了

可別担心守夜人凍着
古今過往茫茫
一屋江山
會讓你醉死
你疲乏啦
短短四十里山路
走呵走的
你就噤語嚇人

是嗎、你夢見
有人敲碎玉唾壺
晃身生翅成白鶴
給你蓋上一牀被吧
安心等待、明朝的雄雞鳴

北海的叮嚀

喂、來

妳看

西山、那線影、怎麼

柳條、曲徑

琉璃瓦、老樹、隱

慘淡的草

西風、佛樓

一汪水、對啦、水

無力的負起了

那葉輕舟

是誰、妳知道

把白雲扯碎

扔在這裏面
妳別總看那片紅葉呵
是麼、愛、牠
牠把一點季候之
落茫給妳
給妳送回
(妳又想起不可追的過去了。)
妳、呵妳
別傷心、什麼
魚跳、九龍壁
(我知道妳愛牠的顏色。)
白塔、一隻山喜鵲
長尾巴、石橋、五龍亭
垂釣人手執長竹竿

(來)讓我握住妳的眼。)

涼吧、我看見哪、烏鴉
景山、秋陽、眼淚
可別哭、愛、妳準不忍
讓我傷心

(今天的水多麼平靜！)

是、妳不是朶花

(我比妳作珊瑚。)

人生的聚散
真容易、我明白
相處似夢、如蓬梗
飄萍、好
妳也說一句
願我們相聚不散

日日月月年年

(是，像隻比翼鳥。)

永在一起

不枯不萎不黃

一掬深情、長青……

心 吟

淡紫暮雲隨

蝙蝠之翼而消失

聽金鈴子在、低讚西風

看孤寂紅花、枝頭落色

遂想起、阿拉伯沙漠裏

八月濃雲

我不會爲驚眩銀月去投河

乃自嗜生命酒味醇厚

獨個人在懸崖和影子躑躅

聽、是風

是 Provence

浪漫歌吟詩人履聲

葬埋燦爛餘痕

于一泓古潭深處

願在水邊對明月高嘯

微側回音

是枝塵封已久的禿筆

輕描出、朦朧疏影

用藕絲般心情

去綴一串零落青春夢

高傲靈魂是空中疾馳鷹隼

孩子的心

正在幻想、更小孩子的長成

落桃花

受够了輕薄

怪可憐的

妳飛、妳飄泊吧、妳落

莫依偎僧獨佔下春光

來誇耀於失意的今天

寄語妳紅顏多薄命

反正以往萬萬人對你的柔情

再也、再也哭不醒

東風吹、南風吹

妳便起始了蕩跡

連個塚墓也沒有

去呀、去呀、歸去呀
流水盡頭是妳的家
看妳風塵顏色
但有幾個多情過路人
會想起去年今日

去呀、去呀、歸去呀
妳飛、妳飄泊吧、妳落
於是悄悄披上一襲慘淡面紗
輕輕從枝頭躍下
飄、飄、飄泊到地角
飛、飛、飛落到記憶外的天涯

塞外春的擷取

(這個人在天的一方,我可不知道,但她的影子是活潑輕俏的。)

以後、以後我就再也
想不起你的面容了
但我們相處多麼輕忽
說不定、三千里外妳正
攜手看小河慢流、和心上人

算算幾年來風流雲散
那時晤會我才知道
是識語早先綻啓
塞外春寒料峭
看被灰雲燒殘了邊的

南口綿亘的蒼山剪影
在不開化鄉村的土道旁
我們眼神接觸着、曾有過
會心的微笑

去十三陵時驢背風沙
妳已給我多次旅程的惜護了
我太不敏、我沉醉的
到是斷碣殘碑
荊棘叢和遠際春林

青龍橋我去過非一次
而長城上瞻望是有
頓開襟懷之感

那次我在回念裏却多個美

妳的大紅短衣

曾在城碟上

來往憑吊人心上

早早織就了塞北春光

快樂日子確是短

七天後載着征人回來

看沿途稻麥青青

我們又被擲于

此地雨後的陰濕下

妳熱烈和我談話

用多情目光送我回家

妳不放鬆每一個機會
和我作精神上交流
妳給我曾有寄過一封信
以後、以後我們便別離了
謝謝妳留存的戀
當我打開信在北地風沙中
從信裏飄升起一股清愁……

擲 一

擲一塊青石于深潭
聽千尋岩石下水的回音
自歎不能乘鳳凰遨遊于天
只會在苦鴉聲噪下
伴自己長影蕭瑟
飲甕花雕就醉失一切
待江邊白浪吼上時
檢理自己破行囊
拾起伴我長行竹棍
手撫着前胸
像個爲世人擯棄者
想着、曾在永恆裏遺失了些什麼

虛榮的結晶

妳拖了微醉探戈的步子
從幽靜迷人燈光下

(霓虹燈像人生喜的背影)

倚在天鵝絨的窗簾邊
朦朦遠視、東方天明

而風、一陣晨風來

刺激妳麻木軀殼

「我愛、給我開香檳吧

葡萄酒換不了櫻桃」

妳喃喃熟習的說

揚起一隻藕臂、白金表上的字
在黑眼毛下一閃
已經過了四點半
大都會裏、你聽
也會有連續不斷的鷄鳴

金鋼鑽手鐲、項鍊

(莫伯桑把項鍊描寫得多可憐)

比破曉時星星
還亮、還光
而這豈再足妳一顧
且提起、有銀色高跟鞋的雙足
擺搖蛇般肢體
向前蠕動
留下了迷人、香風

妳、已死去知覺的人
顯然有點清醒了
因為在妳眼內
已被看見一輪、將隱明月

寬平都市街道中
短矮松林、美人蕉
白晝路燈、夜末色調
建在地獄上的高樓
正繼續一個污穢故事
(妳也明白這是罪惡原點)
在柏油道左方
如今、又來到妳賃居的家門了

妳雖是疲乏、看妳
把光亮纖巧皮鞋脫下
又舉在軟柔手掌內
如檀香山歌女
赤着那雙削麗、染有紅色冠丹
的腳、邁在樓梯的絨毯上
一步、一步、一步步

燈是淺藍的、光是有着
醉人溫和
妳又想起威士忌力量吧
半臥在這寶藍色沙發
慢嫵嫵打起、讓人難受哈吸

聽、妳又在藝語似背誦
「吻、讓我怎樣感謝你
你用那個心愛我、親愛的」

這是公式、妳向任何男人
都這麼說、這是真錢
買去的假意
一掬溫存、一行血淚
辛酸是自己、心靈深處隱語

妳御裝了
第一是頭上絲帶
第二是銀灰緞子舞衣

虛榮的結晶、脫去虛榮衣飾
妳瘦得似、一隻饑餓豺狼

妳是人生過程不重要點綴
運用了一霎青春
去培植浪漫生命
却又、埋葬了自己魂靈

妳現在正是朶盛開鮮花
但也只有一二日之紅艷
不等秋天來到
受的摧殘一多
便凋墜于泥淖、失消

妳仰頭慢慢

吸完了香煙

(濃烟繞繚似白雲)

攪起一面圓鏡

體貼自己風情

呵、鏡中人似鬼般可怕

(妳是不會傷心了)

油膩的臉、黑藍色眼圈

杏黃頰頰、血色的嘴

(在夜間這是蜜的發源)

妳是骷髏擦上了粉

粉落、自然便現出真身

窗格上

朝來紅日光

紫簫青雲、抹染一角

妳的一天溜走

一天天愈靠近、自己墓門

且看妳翻動一下

孌娜身子

面朝裏面

夢中想起

死去母親的慈護

七年前、還在人世的爹爹笑臉

自己如將墜流星、飄零

再計算、一大把鈔票數目
更有、方才把多少鮮明嘴印
吻烙在
有野心的男人們衣襟上

話 城

明月被你映印下多麼荒漠身影
西風也爲你
踏着拍子
從這棵掛有幾片葉子的樹
到那角碎瓦殘垣
唱着淒涼歌
高門半開
是要迎接這夜晚來客麼

我隱隱瞥見青磚牆
忽然念起
年輪、流光

想不到這種天氣裏
你的顏色就已十分的寒儉了

如果東風如夢
那一定、西風吹
便是夢醒時了
可是你曾經滄海
豈再會有感于
回首都非

誰也忘不了你是
曾經繁華手撫摸過的城呵

四行兩咏

春 月 一

四月東風吹去了十二月的寒冷輕輕吹散了冬
一把粉紅色的輕紗撒滿了桃林又驚動萬花叢
幾月來枯寂單調的北風涼霜白雪嚴酷冬日裏
翹首盼望的南來燕子今日第一聲呢喃在晴空

(漂 泊 二)

秋風後看不見碧綠緋紅却有無邊枯草黃花
流浪人倚在頹破牆角打着睡盹夢裏想起家
頭上烏鴉的哭聲衝破了寂靜打破了回憶夢
搖動尾巴的黑鳥是否和自己一樣同在天涯

夜 語

聽碎顏鳴虫
聽夜步履緩慢
蠟也哭出了血淚
時光遂去了
不留一絲戀念
世界是青苔
人是青苔裏小寄生虫
終久有一天
會輪流去看屍體腐爛

.....

商 籟

(英吉利式)

妳瑰麗的生存着如人類青天
明艷高超是希望裏開出花朵
幸福者被妳成就了久慕因緣
從此後我便沉炙于愛情烈火

妳銀鈴般吐自玲瓏脣邊話聲
曼曼如夜鶯纏綿醉人的低唱
我悟解了生存的崇高與寂靜
原來還有勝過牡丹更好清香

潔月下六月與七月迷朦夜景

在記憶中永銘存下雙行足跡
自有妳在身旁我護得了光榮
便永不會歎知音少仰首歎息

相互掬起一盞內心唯一的愛
如美酒般相互交灑把愛培栽

碎 夢

朦朧而又清晰的印像吧
使我心靈上起了惆悵清烟
是落在空漠谷裏
發出迷失于森林的微歎
怨恨過去的
撒手作輕雲日子怎能挽回
慢叩着寂寞之門的又是誰
悄悄步入迷離夢境
兩臂羽翼憑風
飛入潔白雲際
用茫茫雙目俯視九洲
又飄飄落在汪洋

披上破衣

憂鬱心靈伴着嘆語

不要我夢裏孤舟載回一滴淚

諦聽百葉窗外白露聲打枯葉

桃核壹成

記取城頭青草疏落
全不過荒蕪閑花
落下隔夜露珠
只需要蒼松娉婷
不斷改變的碑碣
也會把今年四月
說得生長上綠霉
莫怪有人歎
春天容留了秋天

憶昔日北京城中客懷
總慮及江南榴花

鄉村繚繖姑娘
常常當寬膀過路人
沿長堤蹣行
給頰嫣然怡悅情心
微容儀態媚人無方

若使紅豆生北地
近于自慰的說話
還責罵美人忍心
尼庵裏四更天
燭燭結了絳圓小果
粒粒全引起
兩地同一相思

再身穿金黃袈裟

晨風裏聽蜜蜂歌
搵一搵葡萄葉鬚
恨上使古塔零破兇手
石土下長眠人
是苦海波浪俯仰者
因而更遠念于
衰死在蘆葦中白頭翁

披離蘭葉
悠久征人心
自己用漁鼓
唱起流泊道情
說衰雲上那條銀河

七月初七日將潤

如今就變成聾啞雙全的人
眼看看山坡红柿
還有白石雕成丹鳳朝陽
喝盞雨前毛尖
用灰鶴拳腿冥想的瀟灑
手裏慢搓起紫光核桃
天天跟踪日月
從東方到西方

相 羊

年來徘徊于自己思想外
像失了靈魂的人
整年宿于深谷中
看蕭蕭俯筮萬株
過去的由淡澹疏影蒙遮
緊閉着門、讓籐蔓封住窗
蜘蛛網中取出鏽刀
再從頭翻出生命一切
刀磨十年
衣上塵土厚積
卒然踢碎兩門
將感于世事滄桑

長檢一柄、空帶白髮三千
兩臂負起百萬生靈
走過荒草鎖住的古道
站立在白雲繚繞峯頂
逸然的、伸張兩臂
對宇宙長嘯三聲
再奔向遼闊天際
聽幾聲鷄鳴破曉
唱首狂歌對滿天星斗
漫漫而行、向雲霧中去……

與老樹語

孤寂時光留在孤寂老樹上
枝椏早體會出了世態炎涼
春山無需這空心的來點綴
誰能再啜泣去把年華喚回

曾經有過天大光榮的老樹
那昔日的驕傲已經逝去了
你且忍耐咀嚼這哀戚罪過
擔當住一萬個輕侮去求活

橫豎遊人是不會再來瞻顧
有誰不明白美麗似煙暫駐

你也會恨當初沒有找靠身
現在乞求在永恆裏快消沉

早年有人在你蔭護下圍棋
揚讚你吟哦一些長短句
如今獨自衰敗立在深山裏
一切的憧憬皆委之于溝渠

看那山窪處媚態紅花輝煌
你寂寞有了年紀龍鍾老樹
難道也還嬌娜作出恣態嗎
你身上是永不會再有春光

不用攔阻讓濃葉去茁長吧

你也莫回顧或驚眩些什麼
你也莫羨慕那花朵的妖媚
你總明白妖媚後身是後悔

你且獨自暗中悲紅花驕傲
她們不必在路旁迷人微笑
反正終久會有可憐的一天
她們青春也悄悄的溜跑

青 青

暗綠幽經下

又飄起妳輕悄步履了

青青、妳是睇視流雲的

匆匆而唱歎嗎

望見紫燕

頸下微紅

脚步遂零緩

像雨後屋簷下

石砌中秋虫……

葵花隨日影移轉了

多情的、妳寂寞吧
妳閃爍、如金鑰匙兩眼
曾打開多少
年青人迷惘的心

蝙蝠薄翼駛起夕陽
花、因一日疲勞而嬌展
遙遠處
有人打起口哨
從水面掠過

青青、空想像落花而低首
妳看流水

流水不會給妳一撫之溫柔
它緩緩由妳脚下流……
也因了妳面容憔悴幽咽

而哀歌奏者呢
是不是獨自
又吹起七月戀笛
紫藤不會因妳重開
在霧之晨、星之夜
這輕烟般記憶
是條纖細長蛇、來纏繞妳
但于這多感時光下
切莫再打動妳悲哀鍵子

趁夜鶯未顫動歌喉時

妳蹣跚歸去吧

撿拾起一束冷夢

珍惜帶回

青青的淚

如白露、珠珠滴滴

滴滴滴滴、滴落蒼苔

由蒼苔滾下、輕碎

樹影把青青

織得朦朧了

夜這麼悠長

十里湖畔啜泣人的聲

在遠處消隱……

手 絹

我默默凝視撫摸着
這貯藏有聖潔吻的
因而如墜入谷中綿羊
無力慢慢仰望
爲黑夜鎖住的紗窗

也許在這上、年青人
用年青顏色畫了朵小花
曾把它收在行篋裏
攬帶走過幾百里地
却不料礙于時光輕車
這小花由模糊而墜落

看它一眼
是誰讓我難受
冷靜是集衆的
不許說、告訴妳
這贈與的女孩子
還高傲生存着
手絹雖在我手
奈她已失去了
一顆純淨的心

十刹海的歸客

別再說人事雲烟過眼
看黃昏緋艷
似少女塗頰胭脂
原是散倦回歸者
心中、索然有了舟子意

靜美的、濃郁的
繚繞于十刹海天邊的
桃紫似霧
幾抹輕薄浮雲
癡意的品茗俗子
互視臉上鍍的一層金杏黃

無奈何墜入
淡淡澄靜哀愁

現在連殘月也放了香
乃有劃然鳴不平青蛙
向夜灑下的微風
優怠的、唱出六月歌

是不會再佇足
體會廣遠平坦海旁
如蟻污穢者的囂囂
只留戀於一帶將隱粉紅牆
此外、告別濕徑路
帶回粗柳落末

淺藍鷺鷥向大星旁翻飛

當寂寥行者垂首
驢蹄聲、項下銅鈴
驅馭人戛然揚長鞭
北京城累不死的駱駝
記憶中永遠迷濛似影
然古舊頭顱
失不了這裏雲彩黃昏

向長溪浣洗的少女
只妳踞于兩岸石土
用木槌敲着衣裳
睇視水中流走的

破打碎的可憐月牙

十字路口曾折散

多少朋友情人

雖如囚徒、不願往前移步

畢竟握了握手

擺閃的、借着路燈蒼黃光

無可顧的一人重溫今日絮情

笑自己想起冬風內

薄霧裏、十刹海苦鴉

燦燦白鴿、過橋人

去年中秋夜拾取了

柳下虛質碎白銀

猛抬頭看見
今夜的顏色多麼清新
有人嗎
預備乘風歸去

虔寄我的情人

是誰灑下今夜淚雨
在玻璃窗外
加秋風以俱來
寂寞我的坦當
成爲永生中哀喊總匯了

難道還怪我自找鎖枷嗎
悵鬱的看交織急雨
以惘憊之手撫摩憶境邊緣
想妳溫存勝過憔悴厭倦
慘酷時光遂輕移走
祈盼着、惦念着

而狠心的、妳還沒有來

我悵然臥下了

透進水涼的夜冷

兩月來愛海遨遊者

如今要割起一隻璀璨孤舟

從烈情漩渦

乘明朝的晨風

向荒漠地方去

深醇秋雲氣息下

不忍有一絲責咒意在我心中

妳、我的情人

妳的感懷叩門聲

不是已經起于
迷離似碑墳的屋外

妳進來吧、好穎慧的孩子
于是我在開門一瞥
發掘出雋潔的美
于是我伸出一隻手
挽來了曾經上帝
雕琢過的天神

淒雨還透澈着夜
但早爲我豐蘊縈系遺棄了
用手臂攀結住妳的蜂腰
憑這扇窗櫺

眺望雨與宇宙器攖抵觸

雨、洗刷得我夢魂蒼白

怕雨已是起自孩提時

妳知道、妳向我苦笑

以溫暖我的幻覺

又給我有生以來的慰安

路燈乃極蒼澀

一個行人稟承雨的寂寞自遠方來

死靜又托出樓下

妳那年邁車夫的咳嗽

這小屋沉入墨夜冥冥

除了桌角晦暗十足小台燈

光澤、又作了愛的背景綜合

妳沒有驟視我
是否怕幾小時後離別
妳洩出孕育苦悶
勃現出愛我摯誠
便雙手緊緊扣住我的頭頸
輕輕的、那麼一吻

我迷離醉傷中間妳
妳說妳永遠想着我
妳說妳怕幾百里外
會有女人來勾引我
不專一于我們愛情

便立下迷理石海的誓
在八月夜雨牀前

况妳瑰麗如神
清秀似汪洋長流水
好預儲一下纖俏身影
是我怎樣傾倒而凝注仰望

不敢冒想明天
投到更廣闊的人海
妳是盞堤岸上指途燈
故而我又承當起萬分驕喜了

莫多嘴于分袂時

讓我們緘默對坐

(妳太瘦弱了)

激情人懣願流光

雨雖微小了嗚咽

竟被子午天時

迫妳吐出多麼悽愴調

妳說、我要走呵

無需再從新慰囑了

我的孩子、我的情人

妳是那麼嫵媚

桃紅衣、桃紅削瘦皮鞋

.....

妳知道我愛紅色深艷之多情

從此後旅人客愁裏
夜夜回念妳
鬢角上那朶桃紅花

如今我替妳披上
紫蘿蘭淺色短短絲絨斗篷
我用手輕輕整理
妳桃紅緞帶下細髮
摻扶着妳向前移步
妳飄忽而來
又飄忽睽離

是我墜入別緒淒涼
忘了珍重語

我送你上了車
望冷夜吞噬了倩影
便木立漆門前
西風吹我如刀
細雨淅瀝淋我
頭上積水變成流泉
遂想起、妳一雙暗中泣得紅腫美眼
如失去魂魄騎人

昨夜無夢
于晨曦中我啓程了
又蒙妳贈甜心糖
我回贈妳落瓣多的信
更加雜北京城內傷心的秋風

上元月

上元月讚歌

聽時光步子像喪鐘音符
向前盲目蠕動的爬、溜走的
晃身變成濛濛雨絲後面之山
不、回想起一如
不禁風芳林的落瓣
她自傲、嫵嫵搖擺着疏遠宇宙
其實仔細分析便知道
流雲輕鬆、年青人美夢
什麼秋臉冷、她的細胞分子統共
合計評量一下
只有六十秒
不用拿白眼小看她、時光之堆集

所謂由少而多、聚沙成塔
朱紅門的顏色慢慢淺淡
十年前夢寐中少女
窗邊流淚、瞞願呢
找不着一旦間、不辭而別
擦粉畫眉時的容顏……
到是、漆黑單純圖案交織外
飄搖搖灑着香如淚光
有小星星跟隨左右的
月亮、依舊有悲有樂有喟歎
有時似紅樓中描寫
葬花焚稿多思女之憂愁
又像皈依佛門、放下屠刀的人
數顆念珠，闔上眼、彷彿看見

救苦救難金身菩薩的自得
也有這麼幾天、像花枝招展
濃裝、黑瞳子黑睫毛、妖嬈
西班牙蛇般迷蕩
有團團似玉粉臉子的歌者
撒給一大堆世俗爭名的人
相差好幾百克、不等的分量
(連聲對不起也不說)
在各個人心縫中眼裏
也許有喝醉了紫葡萄酒後之微醉
笑閉了眼、說不定
有人看她一眼、竟會哭
哭碎了心、成一萬萬片
並非說瑣瑣碎碎全是星月罪過

一顆眼珠、一個光、一克拉金鑲鑽
何以墓中人便老實躺臥着
唉、歲月不居人自衰老
問我悲哀嗎、我自苦笑
我說、妳永不會有縐紋姑娘
自己去旅行散心吧、反正
永恆是妳手掌內真珠、類似孩子
手裏一個渾圓大皮球……我可不再
加什麼形容詞、我也學個乖
閉上專管吃喝的嘴
話說的對不對、妳千萬別過意
妳不是又在窗櫺上和我打招呼嗎
我拖了鞋披上、末世紀衣裳
一個人、看妳今年中第一次

媚臉、可不又大又亮又光
姆媽說在鄉間這時候一望無際
百里外在我們眼裏
也會如無邊境的淡水墨畫
我說那是在不開化鄉村、她還
保持童樸天真、在這年紅燈的
大都市沒有那麼純潔、她也
學得有些銅臭味的壞
在有樓有閣有亭有妾有奴婢
帶鬍子富人家、她低聲下氣
供人看、在吃不到一袋米的窮措大
門戶外大模大樣端起架子
我呢、她到像我一個老朋友
我們總算有好幾年交情

她肚子裏五臟我都明白
今天、有花燈的正月十五
我偷偷看、妳又有些什麼
詭計……不讓我多嘴
狠命多多吃元宵、看燃放的花砲
妳總不至于再颯腆難爲情吧
看、淡淡藍天
東邊是黎明的影子呵……

上元月主題

今夕無夜

明媚麼、一盞銀燈

遙照着未來歷史中人

長長的日子

一點摯誠的渴望

便是獻身天堂的引路

並使一口悠然的呼喚

譜成懷遠的清歌

天上的燈如球、地下的

孩子手中搖曳的

如螢火、誰盞有存過

舊時新年彩衣裳燈籠

祈求吉祥的織語
久居空氣中的人
被她遞來生存之微寒
無名的情思
萬縷都埋葬在
上元節明月
所降的雪下

上元月題記

十幾年來，我把生命完全建在情感洄溯裏。我多麼驚眩于自然變幻：側視淺陋人類塑造出的繁瑣事態。虛偽，驕尊，加雜先天劣根性；是都市人所據有的。我冷眼旁觀，我擺脫，然而却又那麼背謬，因為我是十足典型都市人。生在北方一個榮華，被鄉下人讚美的人海，又把一束寂寂日子荒廢在那裏。是的，我應感謝上帝之恩賜，使我意外愛好自然。雖說生我的地方，只有節比高樓和平坦柏油路。

我更關切的是那些人；用十二分的力量，去抑止住僅存的一點點情懷，悲哀奔波着；爲了自己在宇宙間，曲拆小角落裏並不重要的生存。說我傷感氣氛重則可，若以純悲觀稱之，那到不見得。因為在我這短短生命過程中，也和其他人一樣；有着許多可泣可歌，可留戀的日子。我哭過，同時也笑過；傷心過，同時也欣喜過。我不啻爲複雜都市人生實驗

者，但又極玩世不恭的對世態雲夢，暗中加以荒唐譏笑，某一方面充實自己，我還需要大的經驗與神會，在另一方面，遏不住情感激湧或流滲，對自然傾慕鍾愛記載，命運參差中離奇所得，于是也學好弄文墨人的排遣情愁，在字句上雕飾些媚美。運用一種彷彿風雅辦法，寫就這集子裏的詩。

這裏收集的長短詩，一共三十二首。敢大胆說一句，是自己七年來一點心血溶貫，曾經過三番五次的選擇與自評。

因為情與景是一而二的事，用自己為主體，把所見所感記錄下：剛復誠懇，細膩溫柔，雖說也括有一少部分，然實難免那一股都市酸晦氣。也許有人譏諷我玩花弄月，膏粱執袴之屬我絕不反抗的俯首認罪。我清楚，為贏得所好者心理起見；這是退步的，不能適意于潮流。我知道，迎合社會一部分囂張者的住議譴訟，應該裝模作樣，關起門來寫逐什一之利者的痛苦，什麼自食其力的生產幻覺。總言之，自以為

能反映出民生痛苦的東西。因能這樣的與衆同俗；不愧爲先驅青年，有思想與熱力。如今我背馳，不願高傲自居書評家弓弦上的冷箭，拒絕戴這種假帽子，把生活另一方面加以誇大形容。我非生自落漠角下的人，自然沒有那種窒息靈感，且留下這種寶貴題目，讓生活磨練過的朋友去寫。我相信，他們的描述一定活潑生動，真切，近乎人情。不至于像由都市人口中假作吐出，而成爲天大的謊，我只瀟散的，從容的，或極沒有出息的，把自己稟自天然，與由天然中偶得的實際觸覺，忠誠以詩的方式寫出。至于是否像詩，也需諸讀者公直之物議與品正了。

再贅言一句；我沒有書軟中朽者更樂天。社會孔穴內利慾薰心人行屍走肉氣派加雜在這裏。用的是尙未捲入濁流的手寫，及屬于自己一點得自冥冥天賦感。現在我不是生之激流中奔進人，我是幸福環境情感速記者。兼或寫照人生，但

皆是一己或與自身有過深密揉合人，第三者情意所得。請卑固者莫奚落我無病呻吟，好在詩不只有一途，是多方面的。我可以簡捷表明；這是屬於生存中，一部分靜謐華麗屬實或幻想割記而已。

說起寫詩，也非一年的事。孩提時，嬉戲出衆。在偶然年齡變遣下，忽于寂寂時受好天然。喜看月的圓缺，疎影朦朧，晨曦及黃昏雲彩……不只看，更有了悵惘與歡暢，當在心中起了反應時。憶昔曾一度沉湎于古詩詞，並也填吟些許，連想到這與髫齡時中塾呶唔，同屬於蒼暮途徑。終于尋到另一種亟待方式，被人忽略輕蔑一途——去寫新詩。

自己習作一多，便連想到出集子。一年前會有此非想，俯急一過；一則自身碌碌無名，非鍍金洋博士偶像作家可比。二則出了集子不想賺錢，其意是把自己拙作介紹給愛好此道朋友作為參考，若無人過問，反不如一人關門去品題的好。

。三則國內很久很久沒有詩集出版了，我忽舉此，豈不責怕爲小醜跳梁。且在寫作者自殘局勢下，我也不敢妄動。四則聽了很多師長勸誡，因爲我年紀輕，非圖一時微小虛榮而輕輕捲入俗渦。話說得大一點，他們希望未來我真有一天會在世界嶄露頭角，現在如不自檢，以後會悔恨作品不成熟，被譏爲猛浪；雖說寫詩並不限年齡。一切一切的原因，幾年來自己錘鍊，去夢繞大的榮耀與理想，便小心翼翼把此議擱置下去。

如今因文苑社出版叢書的要求，我以一個平凡大學生的資格，完成已久的夢。好是談不到，多少是運用了經驗，在極度慎重下，自己兢兢循規，遂冒昧出了這本集子——上元月。

在體製方面，有着迥然不同，讀者自可體會。分列詩的前後，也沒有依據境像或蓄意，只雜亂無章排列下去。這樣

不至于使讀者厭煩，永可清新。更能顯出作者心境不同。但音節韻叶或格律皆費了斟酌推敲。自然是仁者見仁，詩的知音雖說是詩人，能有一二句使每位讀者能滿意，便是衷懷所望了。

寫詩或可說是我一種消遣光陰方法，因為我既沒有承擔詩人名目野心，又沒有孕意去賣版權。在個人講，只可歸于生活庸沓中一些情意片斷綴串，新愁舊恨怨曠盡力施以渲染的，也屬無聊一部分，以備給自己某時情感作異殊比較。便任意選擇其中一首詩——「上元月」作為代名。

至于內容方面，有的是純寫情景，有的是闡述浪漫人生，有的剖示自己，有的記載我那年青人不免的事。一首首全是我的精液，一字字全是我的滴血，而我却不自量的，以小孩子臃腫神色，年青人誠摯的心，近于匆忙的雙手，將這本詩集——「上元月」敬獻給曾相識或陌生，極器重而愛護我的朋友。並虔敬替你們祝福。

查顯琳謹識於巖香書屋

Introduction

Whether viewed from its contents or its style the present volume deserves to be entitled a typical work of modern Chinese poetry. In each piece involves certain ideal without which readers may be led to a feeling of vanity, not to mention the beautifulness of its wording, the pleasantness of its rhythm and the astonishing skill of its rhyming. Since the author is a proficient in both art and music, his poem resembles not only an attractive painting but also a lovely song.

The author is at present a young man just up to twenty but he has been devoting himself to the task of poem-writing for seven years already. His tremendously hard labor in the years past gives advent to this "Poetical Works of Tsa Hsien-lin." It is really a significant crop reaped by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s in recent years. Every literature lover ought to have it read. It is further more, worth our while to recommend it to the Western world. I believe that in the near future it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various languages and will be widely read and greatly appreciated by different races on each corner of our globe. Then, they will certainly be surprised in discovering the existence of an extraordinarily youthful, ambitious energetic and hopeful poet in this remote ancient capital.

Albert Ling Ching-Tung
Peking, China
February, 1941

Published by
Wen Yuan Literary Society
Catholic University
Peking, China.